

莊子解

莊子解上卷

逍遙遊第一

夫目之所不見耳之所不聞者古今何多也

獨鯤鵬乎哉聞之而不聞見之而不見者古

今何多也况藐姑射之山乎哉故斥鴳見鵬

晏

飛而竊笑肩吾聞接輿而大驚亦以耳目之

拘耳是故言其所見則以爲尋常言及其所

不見則以爲語怪聽其所知則以爲至極聽

其所不知則以爲無當焉乎是尚可以語道
遙也乎哉

北冥有魚其名爲鰾鰾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
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

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

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

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教水淺而舟大

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

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

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鷖鳩笑之

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

血

過

條

學

腰

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
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
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
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朝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
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
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
不亦傷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

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
其名爲鵬有鳥焉其名爲鷦背若太山翼若垂
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
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
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
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
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
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

晏

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
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
其于世未數^朔二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
御風而行泠然善矣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
福者未數^二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
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
無名

此篇以至物喻至人前後其二段則言鷓鴣
而以至人結之故曰至人無已後段則專明
至人之無已也夫至物難見至人難知非難
見也以人之所見者小也至人無見故無不
見無不見故無不可而何適之不逍遙哉夫
適莽蒼者不見千里何可謂適遂無千里也
彼其以數仞之飛而視鵬搏于九萬里之外
其笑之也固宐然則小知之不知大知也猶

小季之不知大季也衆人生於百季之域
尚不知彭祖之爲如何也況知所謂冥靈與
大椿者乎故又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
無所待而後爲至焉蓋有所待則不逍遙矣
無見則無待故曰無已無功無名郭氏曰翼
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
半歲至天池而息也野馬者遊氣也口義曰
野馬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

之仰視乎天見其蒼_二然豈其正色特吾目
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_二然爾鵬
之飛也既至于天上則其下視人間其野馬
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_二然猶人之在
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
此湯之間棘者謂向來湯曾問棘卽此事也
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也斥澤
之鷓小鳥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
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
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
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
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
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
飲河不過滿腹埽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廁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

於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
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
人情焉連夜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
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
神疑使物不疵癘而季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
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
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

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汝之人也之德也將有
憊萬物以爲一壘斬乎亂孰弊三焉以天下爲
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啓而不溺大旱金
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糝糠比將猶陶鑄
堯舜者也孰冒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
越越人斷髮短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
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青宵
然喪其天下焉

此言至人之無待也夫堯欲讓位而許由不
受者使必待于治天下而後足以樂其心則
天下固大于許由矣許由亦有待之人耳何
足以治天下故證以接輿之言然後知堯舜
者糝糠者也安有至人而冝以糝糠爲事乎
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異之種護我樹之成距
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

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部呶然大也吾為其無
 用而^均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
 善為不龜手之藥者^均世^屏以^僻泝泝^曠統為事客聞
 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二世^二為泝泝
 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稅枝百金請與之客得
 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
 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
 封或不免于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

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
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
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樗其大本擁腫而不
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
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
子獨不見狸狌乎生卑身而伏以候送教者東西跳
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闕歿於罔罟今夫斄牛其
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一

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彷彿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
天斧斤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一瓠之大而憂其無用者惠施之所見者
小也夫天下曷嘗有無用之物哉惟其拘于
有用而不能通之無用是以有用亦累無用
亦累無往而非蓬梗耳故告之以爲大樽而
浮江湖告之以樹於無何有之鄉而逍遙寢

臥其下所以用無用者有是夫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其隱几而坐仰天而嗒嗒焉榻似喪其耦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姬形固可使如槁

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管之
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
吾喪我汝知之乎

天地間一大是非耳未有能聽之者聽之則

是非蜂起不聽則悶然無當聽與不聽又自有是非矣何時一歟然則如何曰是非之爭也起於有知而滅於無知者也此南郭子綦所以喪我也我尚無矣知何從生是非一致物論自齊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
爲風是唯無作二則萬竅怒呿號而獨不聞之流參

寥乎山林之與傳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

似耳似枅稽似園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孝謫者

叱者吸者叫者諠者突杏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

者唱喁思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

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此至友之刁乎子游曰地

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

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

者其誰邪大知閒智、小知閒、大言炎、小言

上
一
耳
一
八
一
下

一六二
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

心鬪。縵者窘者教密者小恐。惴、大恐。縵、其發

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畱如詛盟其守勝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

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涸

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

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

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
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
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該賅而存焉
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
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
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損
益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
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

役二而不見其成功蘄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
然可不謂大哀乎

此子綦明已喪我之故也故首言三籟入籟
則比竹不必言矣地籟莫大于風故特詳之
夫風有氣無質然滯於氣者物而不神安能
若是之琴三調二乎故天籟不可不知也夫
風之吹物固萬有不同矣然皆使其自己取

之耳雖風亦不知其怒之者果誰也夫不知其誰何者天也故下卽人身而指其萬不同者而究竟之至于莫知所萌不知所爲使若有真宰真君而獨不得其朕焉然後知其求而得者於真無有益求而不得於真未有損則形神俱泊無所用之矣形安有不如槁木心安有不如死灰乎然則盡之不知忘身以待盡而役二然求如之何者不但可悲而且

可哀可以大哀也矣矣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
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
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管至也是以無有
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
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
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轂音

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
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
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
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
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歿方生方
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二

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
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
道樞二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
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
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
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

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愷謂決悻悻道通爲
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
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而不用而寓諸庸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
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

疽

賦方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此詳言是非也芒者無知也未有成心則未有是非未有是非則雖神禹且茫然不知其端倪也獨我乎哉夫是非之成於心也謂之成人成其心則各師其心非特知者有是非

而愚者亦有是非矣奚待教之是非之出于口也謂之言然言者有言而所言者未嘗有言也若知所言者之未嘗有言也則莫知其所爲使而天籟見矣夫且未嘗有言也而可謂嘗有是非乎則非惟未有是非者之未始有是非也雖有是與非矣而亦惡乎隱而有是非也哉故曰言惡乎隱而有是非故謂言非吹可也謂言是吹亦可也果有異於擊音

乎無異乎皆不待辨而自知之矣自知者明
彼儒墨之相是非也其亦未明於此乎若知
是非循環莫得其偶則能執樞以應之而因
非因是自與之無窮矣故再言莫若以明而
又以指馬是非反覆相喻以橫直美醜恢
懦怪成毀相通爲一是故不由而照之于天
不用而寓諸庸者因是也朝暮之三四不同
而衆狙之喜怒亦異者亦因是也然則聖人

於此安得不和以是非而聽其兩行也哉聽
其兩行則能休乎天均天均者天籟也休則
茫然莫得其偶而自然兩行以應於無窮也
已郭氏曰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
無非彼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以我
指喻彼指則彼指于我指爲非指矣此以指
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喻我指則我指
於彼復爲非指矣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

相喻則彼我同于自是又同于相非均于相
非則天下無是同于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也
是若果是則天下無復有非之者非若果非
則天下無復有是之者是非無主紛然穢亂
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
然大寧可於已者卽謂之不可於已卽謂
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
可其所可譬夫莛橫楹縱厲醜而西施好道

通爲一也夫物或此以爲散而彼以爲成我
所謂成而彼爲之毀者皆生于自見而不見
彼也呂氏曰道無不在則言莫非道道惡乎
隱而有真僞物無非道則言亦道也言惡乎
隱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
言莫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
以道隱于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于榮華而
不知本實也補註曰物無非彼言物皆彼也

蓋我以彼爲彼，又以我爲彼，則物皆可爲彼矣。物無非是，言物皆是也。蓋我以我爲是，彼亦以彼爲是，則物皆可爲是矣。王雱曰：萬物之變固自有可不可然，不然者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則可不可然，不然皆爲至理合乎至理，則物之縱橫美惡皆爲一矣。成毀者物之妄見，冥于理則無成與毀，道通爲一也。苟任並情而不覈至理，未有不不同乎衆狙者。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

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
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
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一身無成若是而可
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
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
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此以虧成發明是非之論也故必知盡于無
物而後爲知之至而後能不入于是非之域

也夫是非彰則大道虧而私愛成能無虧成乎然不知大道果有虧成乎哉以謂無虧成則昭文一鼓琴而虧成見矣謂有虧成則何昭文之不鼓琴而遂不見有虧成也寧獨昭文師曠枝策惠子據梧三子者惟其知之是以好之惟其好之是以明之然吾謂三子者終身無成者也何也昭文不知據梧惠子不知枝策也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亦成也若

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皆無成也有成無成
徒反覆汨亂眩惑于人耳吾安能知其辨乎
爲是不用而寄萬物之自用則未始有物矣
是知之至也故又曰此之謂以明郭氏曰夫
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
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
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者昭文之鼓
琴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幾盡也

三子自以殊于衆人欲使同己所好而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于昧然也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乃欲以己之所好明示于彼不亦妄乎聖人無我者也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恠悖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所安衆人不失所是則己不用而萬物之用用矣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

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
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
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
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
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
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
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

我爲一旣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一
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
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
至于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以有無發明是非之論也謂吾今者且欲
有言于此不知其類于是乎其不類于是乎
然我有類不類則與彼是不是無以異矣雖
然請詳言之可乎夫有始則有未始有始則

無未始有無則無有無矣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則未始有夫無有無無矣皆所謂有無也
不知是有無也果有也耶抑無也耶若無則
我今者已有謂矣若有則吾之所謂又果何
謂乎哉有謂無謂殺然莫辨由此觀之則由
之所謂小大壽夭者其果可據以爲定論乎
自我言之太山小而秋毫乃大是未始有大
小也殤子壽而彭祖乃夭是未始有壽夭也

大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是未始有天
地未始有萬物也然萬物爲一矣安得而有
言旣已謂之一矣安得而無言一而二二而
三相適而不可窮故曰無適焉無適者自無
以適有也知適有之無窮則因是亦無窮矣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
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
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

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
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
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
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
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
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怯而不成五
者固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

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
謂孫光故管者堯問于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
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
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管者十日並出萬
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上文歷言因是此又就因是二字提起謂道
本無封域因是非而後有封域而八德之名
起矣故聖人不論不議不辯何也大道不辯

知道者必止其所不知然後能入于未始有
物之地出乎封域之表而知斯至矣知既至
則知此之謂天府而不盈不竭此之謂葆光
而莫知其所由來自不容于不隱几矣堯舜
之問答是非之未忘也齧缺之問王倪造于
真不知也長梧子之答瞿鵠子知言聽之皆
妄也必也參萬歲而一成純乎覺夢之異知
大覺者之無夢也必也以萬世爲且暮乎然

歷引利害死生夢覺以發明是非之論者如此呂氏曰道無往而不存未始有封也言惡存而不可未始有常也由其自無適有於是

有畛域矣夫惟有畛故有左右以至于有競爭言其不能不德遂至于此是以或存而不論或論而不議或議而不辯觀六經之言則聖人之所以論不論議不議辯不辯者可知矣若欲事二物二分而辯之卒至于有競有

爭而已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
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
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
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
偏^和死^和魴^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援^和族^和乎哉三
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和螻^和蛆^和甘帶^和鳴

鴉老鴉鼠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狽狽以為雌麋與鹿

交鱣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

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

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

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

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

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

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

外歿生無變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正以明至人之不知利害也呂氏曰道不可
知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之今夫民以
體知安佚爲正處口知芻豢爲正味目知好
色爲正色至于魴猿之所安蛆鴉之所甘魚
鳥麋鹿之相與爲偶者如彼是各以其知爲
知之正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
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

有知者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
樊然殽亂吾安能知其辯所以四問四不知
也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爲言萬物莫非
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懼之哉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
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
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
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

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
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
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苟日月挾
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湣和昏以隸相尊衆人役
聖人愚也芘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
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
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
夫歿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
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
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
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
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
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長梧子謂瞿鵠子曰此言也雖黃帝聽之不
免熒惑若孔某則全不知此矣今汝一聞斯
言而遂以爲妙道之行不太早乎吾謂此萬
歲一日萬世一人者也予試爲汝妄言之汝
亦以妄聽之奚若旁日月以下皆言妄也夫
旣騎日月而挾宇宙矣不知爲宇宙者自然
而脗合于吾抑爲之吾者昭然不知而自合
于宇宙也是故滑稽潛亂而莫之能正者自

然而置之莫辯衆人役役以隸相尊君乎牧
乎爭勝負于旦夕者自然而置之罔聞則聖
人干此亦如愚如菟焉而已夫惟愚荒無知
是以一息千古以此參之雖至于萬億斯年
成如一日不可得而雜也萬物盡然以下又
謂萬物盡相蘊以是非是以有生歿之異覺
夢之迷若知予與汝皆夢予謂汝夢亦夢則
無不是夢矣無不是夢以何爲覺此皆弔詭

妄言誰能聽之意者萬世而下有大聖出焉
或者知其神解于至理而不謂妄也已夫心
之脗合既曠萬歲而如一日矣則神之相遇
豈不合萬世而爲一人與我猶旦暮之遇也
哉夫萬世之下與我覲面矣彼何人斯盡日
覲面而不相遇可怪也夫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

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
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啖聞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
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
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

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
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
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
以窮季也忘季忘義振于無竟故寓諸無竟之
此又以同異發明是非之論而約之以待彼
終之以無竟通結上意也夫是非之相勝豈
特我與若不能相正雖使同乎我與若異乎
我與若者亦不能正我與若者之是非也然

則我也若也人也皆不能相知也而誰待也
耶其待彼也耶彼爲誰天倪也天倪也者天
籟也故曰和之以天倪夫天倪曷爲而和之
也曰是不是然不然一付之無辯斯已矣夫
無辯者我自己也於天何待而故和之歟曰
未始無待而亦未始有待也今夫聲出而化
彰聲滅而化息非相待乎然聲未有求于化
化未有托于聲又若不相待焉者以此觀之

和之以天倪而未始有和也因之以曼衍而未始有因也
歿生忘吾季是非忘吾義而自振于無人之竟矣
常爲無竟之人矣是非紛歿我何有哉呂氏曰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
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于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

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
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蚶附條翼惡識所以然惡
識所以不然

此借罔兩以發明待彼之論也罔兩景外微
陰也坐起行立之不常是無特操也罔兩以
此責景景謂此非吾之所能然也吾有待而
然者耳吾所待亦非能然也又有待而然者
耳吾所待者不過如蜩之翼蛇之蚶借以飛

行而已若責之以無特操彼亦惡識其所以
然不然之故哉夫罔兩猶不能相是非也而
况我與若乎

管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詩自喻適志
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渠然周也不知周之
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
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則必有分謂周與蝶皆有分也不可謂此有

而彼無此覺而彼夢周是而蝶非者也呼吸
之間千變萬化于此矣可執以爲孰是也乎
物則化無物則不化故知止于未始有物至
矣郭氏曰方其夢爲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歿
不異也俄然覺則遽_二然周也自周而言故
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蝴蝶無異夢
之不知周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蝴蝶
之不夢爲周矣並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

無以明今之百季非假寐之夢也夫時不暫
停今不遂存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
豈異於此而勞心于其間哉此不知彼蝴蝶
是也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_二然樂
生苦死未聞物化之謂耳呂氏曰方其爲蝶
也_一栩_二然不知有周及其爲周也遽_二然不
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
形其能相知乎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
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季

生之隨形者有盡而知之逐物者無盡以有
盡之生而逐于無盡之知勢必自殆其生也
已危殆矣尚歸咎于心思智慮之未悉而

復爲知以救之必至于危殆之極智勇俱困
無所用吾之知而後已焉不亦悲乎夫伯夷
外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天
下之趨于死者何限然而大致如此矣故爲
善者衆也而無累于名者誰乎爲惡者亦衆
也而無入于刑者誰乎善惡由中主而刑名
遠于身則能緣督以爲經矣何也督者人心
未發之中而吾所以生之主也知此而順中

以爲常不隨知以取困可謂善養生也已故
歷贊之曰若此則可以保身而不沒于利也
全生而不沒于名也養親而無解于心也盡
季而不中道夭也雖古之善養生者何以過
此下文獨稱庖丁之善解牛正以明善養者
生不傷善解者刃有餘其妙非有二也然刑
不可近也天之所刑不可逃也此右師所以
知天也譬則澤中之雉初豈斲乎樊中之畜

雖十步而豕百步而飲亦知其弗善之矣然
有不斲然而然者吾亦且奈何哉宐秦失以
是譏老聃爲遁天之刑而不知縣解之理也
夫生之有涯猶薪之有窮也故指火爲薪則
薪窮而火盡而火豈有盡時乎故生雖有盡
而生之主則無盡也天欲刑之而不得則刑
雖不必近亦何必遁此養生者所以貴識主
也識主則能緣督以爲經矣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

所履膝之所踣凡翁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畫

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譚善器

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

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三季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過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別

郤導大窾隙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款

臣之解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過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

輒平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
之刀十九季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
于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間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季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
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割然已
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
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

得養生焉

庖人丁其名也砉然皮骨相離聲騞然聲大
干砉也桑林湯樂經首咸池樂章卻聞也窈
空也冑絜骨肉相聚處大輒大骨也硎砥石
也善刀猶拭也物自有間可入而入物之刃
本自無厚以此遊戲其間其有餘地必矣此
庖丁所爲道而文惠君因以得養生焉彼方
事而不見其難成事而不見其藏不知提刀

者之四顧躊躇何如也則何怪乎不善用其
刀而卒以割以折也歟故以庖丁之善解亦
必待三季之後目無全牛乃敢操刀而制割
矣然猶其難其慎如此則可知也郭氏曰自
手之所觸至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
閑解直寄道于技所好者非技也所見無非
牛未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以目視闡與理
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

理也依天理者不橫截也批大郤者有際之處批之令離也導大窾者節解窾空就導令殊也因其固然刀不妄加也遊刃于空未嘗經槩于微礙技之妙也

余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歿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
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
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
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
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
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于爲薪火傳也玄不知

其盡也

郭氏曰介者偏別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
兩足其行曰有與呂氏曰弔之爲禮哭死而
弔生三號則哭死爲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
爲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爲非友也

人間世第四

此篇首言顏回之衛次言葉公使齊三言顏
闔傳太子皆人間世之大者仲尼教之伯玉

示之至矣盡矣然皆有用之技不足多也蓋
入而犯難不得已而求解免則何益矣惟櫟
社之木商丘之木自全其天無喪無得故非
荆氏之木所可及耳大木如此神人亦如此
牛如此豚如此有痔之人如此支離疏之有
常疾又如此胡爲乎仲尼哉彼蓋不知無用
之用也莊氏之意蓋如此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哉

曰回聞衛君其季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
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
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
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
尼曰諱若始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
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
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
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立

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
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有也且德厚信
石扛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
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命之曰菑災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始爲人菑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
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
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

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
始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且管者桀
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僂
拊撫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
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
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 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
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

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
惡惡可夫以易爲克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
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來容與其心名之曰日
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
內不訾其庸鉅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
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
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
蘄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

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警蹠曲拳
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
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
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
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
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
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

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
不宐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
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
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
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
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
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

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
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則幾
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
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
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缺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
徇耳目內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
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義几蘧之

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顏回之衛將以化其君夫子諱焉謂其往而刑者憂雜多之擾而不救也德蕩以下蓋言雜矣夫名知美德也至于爭軋則反爲凶器持凶器以遊人國彼必以爲凶人而反害之能無往而刑乎不知無名無知至人之所以盡行也且爾自信德厚而不知人主氣高是未達人氣也自求名聞而不知人主爭名是

未達人心也乃以仁義繩墨之言強述于暴
人之前則爾以爲美而彼反惡之亦其勢然
耳且君人者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更有
所求惟其不知賢不肖所以如此則安知爾
爲賢者而必以其言爲可信歟故若惟無言
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辨捷
以相高而目將熒之使人眼眩也色將平之
不敢違異也口將營之善自抹解也容將形

而心且成不但容貌有恐懼擊蹠之形而且
用心以成順之矣夫非所救而救之本已多
矣復以水而救水不益多乎本欲救之反以
順之從此而往彼之惡益肆而所爲暴戾者
始無窮若又以順爲不可明知其不信而深
言之則其死必矣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
干豈非是乎雖狀爾之欲往亦必有道當以
語我也故回以端虛勉一請焉夫端則不虛

勉則不一回未之知也吾恐彼之陽氣方張
意氣揚揚喜怒無定常時人不敢違而爾乃
欲端勉以感動之彼因按伏爾意以求快其
心雖欲以成日漸月摩之德且不可能況能
成格君之大德乎彼將固執己意而不化外
貌雖合而內不以爾爲訾病詎可得邪故回
復舉三端以復仲尼曰何其政法之太多也
化人者恐不若是之諫矣此但可以免刑

胡可以及化何也端勉者有心者也與天與
人與古者欲往化之未忘是猶師心者也至
是回直請方而仲尼曰齋蓋有心于爲人者
齋固未易也以齋爲易者是不知昊天之久
者也故仲尼終不告以往化之方而但語以
心齋之宜回亦知自悟也而言曰回之未始
得使于衛也實自回也今得聞使衛之旨也
未始有回也夫且未有回矣尚何有于衛君

之未化與回之化衛君者乎蓋至是則齋而
不雜虛而不多無物可化亦無物之不化至
人之所以盡行者固如此故曰盡矣可以入
矣夫能入而與之遊而無感入之心則遊而
入其樊而自無感入之名入則鳴不入則止
如宮商之自應我何心哉雖然有入未也欲
入而無門可入欲治而無毒可治若與衛君
不得已焉而寓于一宅而初未嘗入之也則

幾于虛矣下文無地而行無翼而飛無知而
知皆言虛也夫誰能無行、而不踐地是爲
難耳知此則人間豈乃大夢也一遊行皆戲
場也飄然如虛舟而不容着一毫之實念矣
其吉祥當何如哉故以瞻彼閔者爲言夫有
閔則虛是純白之所生也吉祥之所止也鬼
神之所居也萬物之所化也況于人而敢違
乎古之至人以是先存諸已而終身行之矣

況非至人而可不知虛己以遊哉乎郭氏曰
行獨不與民同欲也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
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
之用國不可輕也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
民歿輕用之于歿也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
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
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若叢枝胥教有扈非
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夫惜名貪欲之君雖

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
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口義曰輕民之生而
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
狀謂輕民如草芥也

涉

試

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問于仲尼曰王使諸梁也
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
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
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

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
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
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
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
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
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
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
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心者哀
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
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
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歿夫子其行可
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
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
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

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
莫則傳言者缺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
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
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
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
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
巧言偏辭獸久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竝生心

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
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
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始事美成
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
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
命此其難者

此節凡兩段前段言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
得已知其不得已則宜安之若命可奈何後

說傳言之難而引以巧鬪力等以明其不可
不慎至矣上三句總結前段何作爲報下三
句總結後段食粗而惡我無心也爨無欲清
之人庖人亦無心也形容一家患苦之狀至
切矣言者風波也傳言之人如身在風波中
行全無實地可據是以易動易危故以平昔
相好之人一旦言辭偏巧無端忿設矣譬則
獸歿不擇音奚暇計其平生之無恙乎於是

氣息第然竝生心厲而尅核亦太至矣所謂
太至則多奇巧奇樂是也彼旣尅核此又應
之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起于巧言片辭也苟
莫知其然也禍固不知其所終矣無遷令傳
其常情也無勸成聽其自成不強勸也遷令
勸成皆爲過度而所以益之者人也故始遂
結言之曰人之相好初非一日偶一言不相
投便至不旋踵而爲仇讐可不慎歟雖然有

至者焉夫不爲物御而能御物則忘物矣不以遊世而以遊心則亡世矣知其不得已而託之以養中則忘生而亦忘死矣何作爲報言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作意也直爲致命焉可矣若傳言之難此則予已知之予又何言郭氏曰王使諸梁甚重者重其使欲有所求也甚敬而不急者恐直報其敬而不冒急應其求也事無大小少有所言以成爲懽者

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不可解于心者自
然固結不可解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千
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
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
之宜也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莫
者莫然疑之也口義曰鬪力以下皆言丑情
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耳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

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
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
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間
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
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
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
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
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

挺異

爲無崖達之入于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
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
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二怒
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二怒也時其饑
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
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溺
適有蚤蚋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

盲

成

刑

自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此節設三譬作結語以車轍比太子而言其難犯以養虎比傳太子而言其當順至于養馬之喻則犯之不可順之又不可幾于無策矣故再言戒之三言慎之郭氏曰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已故罪責于民而不自改此所以無奈之何也就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

也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也若遂
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
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自顯和之且有含
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已妄生妖孽
故當悶然若晦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
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也呂氏曰就之
失在入入則與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與之
異故爲顛滅崩蹶爲聲名妖孽者以其與之

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
順故也與之爲嬰兒以至于與之爲無崖則
雖與之無方不至于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
于危身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挈之
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
有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
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

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肖視行不輟何邪曰
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
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楠甚文以爲
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
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台屬比予哉若將
比予于文木邪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
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
故不終其天季而中道夭自培擊于班俗者也

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歎乃今
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
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
幾歎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
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
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
亦遠乎

物安能相物惟無物方知物耳今幾歿散人也而奈何其不知散木也戲而問之詞彼亦直寄焉謂彼直寄身於此使夫不知已者過焉得以無用而詬厲之也旣無用矣雖不爲社孰翦而用之蓋彼之所係者無用也非社也而以社譽之不亦遠乎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故曰以義譽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

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
異材天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
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夫
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主三日而
不巳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
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此亦言不材之木也而終之曰神人以此不
材此一句總結上文商丘櫟社起下荆氏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
 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
 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膳傍者斬之故未終
 其天季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
 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
 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
 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支離疏者頤隱
 于齊肩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脇

喻子括文

聖

挫鍼治解^械足以餬口鼓箠^策播精足以食十人上
徵武士則支離攘臂于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
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季
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
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
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
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始
乎始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
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
而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與而莫
知無用之用也

此言有材之患反不若牛白顙豚充鼻人痔
病者早見弃于巫祝也故又結之曰神人之
所以爲大祥也何謂神人支離疏是已夫知

支離疏之爲神則顏回之衛葉公之齊顏闔
之傳皆以能苦其生者也雖聖人將如之何
然則向所說許多方法亦皆爲有用之技神
人所不載矣故引接輿譏孔子之言終之夫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與人同其休也天下無
道聖人生焉不至犯干刑也方今之時免刑
幸矣乃欲臨人以德畫地而趨不知無用之
用其富易或日月之月其渴至重文曰治平

始乎而復引山木膏火桂漆等結之其亦庶
乎知人間垂矣口義曰挫鍼縫衣治緦浣衣
鼓箴以箕簸米播去其粗而得精米故曰播
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

莊子解上卷

莊子解下卷

德充符第五

夫不知益生者善養生者也不材而見棄於
人間丑者善丑者也則毀形醜貌豈非至德
之符也哉故首舉兀者王駘等言之夫何獨
兀者爲有德也以其忘兀也彼其視亡若存
視惡若好不見有國之可尊執政之可貴孔
丘之爲聖人寓六骸象耳目者之爲全而削

足者之爲喪也固充然無不得矣彼以好惡
內傷其心者皆益生不祥之人耳雖欲自鳴
其堅白而其誰信之故曰有人之形無人之
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
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之人也警乎大哉
獨成其天

臺

曾有不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

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
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
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况不
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
季曰彼兀者也而王莊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
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
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
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

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
耳目之所宐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
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
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
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
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

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
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歿
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宜
以物爲事乎

肝膽鄰國也而肝自肝膽自膽胡可同哉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則無耳而聽無
目而視視者所以聽也聽者所以視也安知

耳目所用之宐有不同乎殆遊心於德之知
矣歿生雖大可得而與之變耶此答常季何
謂之問者此也常季謂審若是不過爲已而
得其常心耳於物何與而故最之仲尼曰惟
止能止衆止此物所以從之求鑑也夫孰非
受命於地者獨松柏青青冬夏如茲不與之
變矣孰非受命於天者獨舜能正生以正衆
生而衆生因以得正爲幸否則孰知性命之

各正哉夫荆軻聶政之勇於求名者猶然不
怖於生歿况以天地爲官萬物爲府直以六
骸爲寄寓耳目爲象形而心未嘗歿者乎彼
且擇日而登假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去
來容與人自從而最之耳彼何心哉郭氏曰
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
心與歿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歿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
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
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
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
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亦不過

乎子產曰子旣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
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
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
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
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
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
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

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子六切

庚

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人見吾足而笑我亦未忘吾足而怒蓋至於

先生之所然後廢然而反矣郭氏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一段言其事明黜而鄙吝之心猶

未去也弄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

利害相攻則天下皆弄也自不遺身忘知與

物同波者皆遊於弄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

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
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
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爲巧欣然多已
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
達命之情者也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忘
形故也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
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子無
乃稱者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曾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
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
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
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
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
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
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
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

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
學子爲彼且蘄以詛詭叔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
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
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
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天刑之安可解言天之罰之而使之終不得
自在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象豨宅沚丈

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名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

寡人傳國焉門悶然而後應泛汜而若辭寡人醜乎

卒授之國無幾紀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

有亡也若無與樂洛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

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豚食於其死母者少

焉丑响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

死者其人葬也不以妻資下刑者之履無為愛之

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取娶

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
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宅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
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
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
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故不足以滑和骨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
失於兌使日夜無卻隙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

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
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
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
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
八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
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和而不唱則無作爲知不出域則無遠慮然

丈夫不能去婦人願爲妾則雌雄合矣不見已不見有益於已也不得類謂不類於平時也然則豚之愛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也若豚母死而乳猶存則形尚可使也胡爲乎棄之是故愛使其勇則戰而死者不以妻葬愛使其足則資刑之屨無爲愛之愛使其全則天子之御不翦爪不穿耳新娶者免役正謂愛其使以有待也夫形全可使猶爾愛

之况全德乎。娶者飾武之具，日夜無卻晝夜
如斯也。與物爲春，隨遇而樂也。則四時由心
生，交接而不容間斷矣。郭氏曰：悶然而應者，
寵辱不驚也。汎而若辭者，人辭亦辭也。苟知
性命之固當，則雖歿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
自若，而和理在身矣。故曰：不足滑和，靈府者
精神之宅也。至足者不以憂患驚神，故曰不
可入於靈府。和性不滑，靈府間豫，則雖涉乎

至變不失其兌然也故曰和豫通而不失於
兌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無情至平故天下
取正焉故曰其可以爲法也內係之而外不
蕩者內係其明外無情僞玄鑒洞照與物無
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事得以成物得
以和謂之德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
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也

因企 闡夤稅 鼓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肩甕益大慶隱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

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

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

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

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

商四者天鬻也育天鬻也者天食也嗣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入人之形故羣

於人無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

以屬於人也。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

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與眠天選去聲子之形子以
堅白鳴

郭氏曰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
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
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爲賢聖而
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
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鷄鳴犬
吠苟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

近雖去已一分孔顏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
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
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
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
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
以制之哉旣謂之人惡得無情者未解形貌
之非情也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者未明生之
自生也夫神不休於性分外內則外矣精不

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天選子之形二句言几子所爲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况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爲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碧虛曰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歎無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之所

有天一任子之形者豈有情哉暗噫而自生耳
今子有人之形與衆無別而強以堅白同異
之辨鳴噪於衆人之前得不怪哉口義曰有
益則有損益生者有餘之病也選授也言天
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此何也堅白辨之
名也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

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
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
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
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
謂人之非天乎

古之真人知天知人知天則知人乃天之所
生知人則知天非人之所能故以人而聽命
於天是以謂之真人也知人無所用其知是

以謂之真知也若謂人何由生天年何由終
吾雖不知吾所知者養得其道使之終其天
年而不中道夭焉耳是以所知養其所不知
知之盛也而非所以進於知也難以語無知
之道矣何也旣以得所養爲知則必以失所
養爲患也且夫知必待養而後當者也夫旣
有所待矣所待者其果可待乎哉故或失養
而壽或不失養而夭所待特未可定也庸詎

知吾所謂天決非人之所能爲乎所謂人豈
非天之所以生乎知此者是謂真知是謂真
人也矣故下文四稱古之真人而括之以不
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人助天不以心捐道
等語而再言是之謂真人以結之反覆終始
務反於真而已中間乃歷引古之真人相與
問答之言以證之如子偶聞道而能入於不
生不死子輿懸解而知物不勝天子桑戶死

臨尸而歌孟孫才母死哭泣無涕意而子乘
成以隨先生而得遊於大宗師之樊顏回請
益而得坐忘於夫子末復結以子桑餓病鼓
琴若歌若哭不任其聲又以見真人之爲真
人者亦然呼父呼母呼天呼人求其爲之者
而不得而復安之若命未嘗有大過之行也
其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若狐不
偕輩人役孔某勤行皆自謂人定勝天者也

忘身不真非知道也不可以遊於大宗師之門者也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格於道也若此

此言古之真人其知天道也如此不逆寡本無寡也不雄成本無成也不暮士本無可與

謨也夫是以能處當而亦能處過能登高而亦能入水入火夫過而弗悔况知其爲過乎當而不自得况知有待而後當乎高不慄而水不濡火不熱况知其爲有患無患乎一聽於天而已矣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教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此又言古之真人其天機深也如此呂氏曰
無思慮無嗜欲然後其息深深而以踵矣踵
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身以足爲踵息以所
自起爲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至
於無息矣衆人失守而屈服者其嗑言若哇
如飲食在喉吐而出之甚易求息以踵得乎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
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

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

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

其容寂其顙顙去聲凄然似秋煖喧然似春喜怒通四

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

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

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

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

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

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

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此又言古之真人一任其生歿而不以人助天也樂通物以下皆助天之事又以破笑務光等皆忘身失真而不得謂之真人者以此夫物我一原本自相通而以通物爲樂至仁無親而以有親爲仁無時非天而以選時爲賢利與害孰勝乃見利而忘其害名與身孰

親乃行名而失乎已真人豈爲之哉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

丙

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

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瀟乎進我色也與乎

教

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

宛

乎其似好閉也愧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

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

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

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此言古之真人而形容其似有如此者以刑爲體以下皆勤行之事又以破笑孔某而言其不得爲真人也以德爲循者言但與有足而能行者皆可至於孔某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其勤如此豈知真人之道用之不勤而是人真以爲勤行者是萬物衆多皆必待於

雕琢之勞也不亦愚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爲真人歿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持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歿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

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歿生卽夜旦也夜旦無有好弗好之異而生
歿乃有好弗好之殊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
之也一則無好無弗好矣夜旦皆天也天其
有不一乎然旣謂之夜旦矣惡得謂之一乎
故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則無一無不一矣
何也一者天也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徒而
人不能以相勝不一者人也知人之所爲則

與人爲徒而不以人勝天故曰是之謂真人
而遂繼之曰死生命也常如夜旦然夜之有
旦天也人之所不得與而乃欲以人勝天雖
物情如此上天無私其奚聽之而奈何以天
爲父而呼天者衆也豈非愛吾之所以生乎
夫至道卓然吾所以生是謂真父吾所以死
是爲真君吾聞世有死君者矣而未聞有死
於真者孰知道之於人猶魚之於江湖也人

特寢食其中而不知耳故必知變化之道而後能兩忘知兩忘於生死之域而後能從化
生死忘矣而何有於非譽之可言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歿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歿也夫藏舟於壑
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
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
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

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其為樂可勝洛升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
所不得邀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
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上言生死夜旦則生死一矣此言生為我勞
成為我息則若生之不如死也反覆窮詰無
非以明生之不足好然當生而知死之善則
必不冑役役以勞生而生亦善矣雖以善吾

之生而實所以善吾之歿也何也無往非生
則無往非歿畢竟生歿惟一而昧者不知耳
故以有所藏則有所遯無所藏則無所遯言
之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故合天
老終始而皆善也永爲學人之所師效矣若
夫得道真人不知何藏不知何遯不知何存
忘天忘老忘始忘終一化終始萬物係命是
萬物之大宗師也而豈人之所能效乎郭氏

曰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
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
奚惜哉死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
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爲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將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
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也揭天地以趨新
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以涉新則天地
萬物無時不移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山

日易而視之若前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我
與今俱往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係而
在豈不昧哉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
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所空無以禁其日變
也夫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空無
內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遜而不得
矣此常物之大情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
耳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豈特人形可喜

而餘物無樂邪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
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
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

天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
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
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
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
古而不爲老喜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義

以襲氣毋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
不息堪坯得之五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肩吾得之以處大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
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
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上言從聖人者不若從道以道之爲大宗師

也故此以道言之呂氏曰耳目得之而視聽
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而
往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
爲之者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喻或目
擊而存是可傳也而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
以心契之昭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朕
不可見也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
本自根萬物曰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

自古固存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無名也古之聖人未有不得道而爲聖者非特狝韋至於傅說而已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其所以爲大宗師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禹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

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
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
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
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
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
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歿不
生殺生者不歿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

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
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
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
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烏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
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呂氏曰道以體之爲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
副也洛誦謂綿洛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

之所生在乎此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
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
爲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
立疑其爲始而莫知其爲始乃其所以始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
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
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
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

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

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

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踳躩而鑑於井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

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

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

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

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

三十一

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
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
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然將死
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
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
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
父母 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
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

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
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鎮鄒大冶必以爲不祥
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
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
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郭氏曰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
將化而叱無爲怛之也自古或有能違父母

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者也時當歿而橫有不聽之心適爲悍逆以速其歿耳非歿之罪也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金之踊躍世之不祥如金之有係爲不祥則知己之無異於金而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寤寐自若不以歿生累心也呂氏曰鼠蟲人之所賤而形氣之散爲肝爲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時也問所賤所惡蓋以考子來之所安

知陰陽之於人不翅父母而聽之知大塊之
息我以死而善之則安用問其奚以汝爲奚
以汝適邪成歿寐遽歿覺言死生之際若寤
寐之從容不爲之變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
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
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遂相爲友莫然有問而子桑戶歿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

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

玄九

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

換

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

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

復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

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

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

七列文

汝其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

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
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
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
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
之小人也

夫子自以爲遊方之內而以戮民自居矣雖
然外亦方也吾汝與子桑戶等皆共之無所
逃也故子貢復以敢問其方爲請魚生於水

而忘乎水人生於道而忘乎道則生雖不必
悅亦何必惡歿雖不必惡亦何必悅要見南
華之意直以傲世之憤憤者直謂世之所謂
君子者皆天之小人也噫孰知畸人者乃畸
人而侔天也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歿哭泣無涕中心
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不
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

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
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
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
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
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
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歿孟孫氏特覺人哭
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
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

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
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
於寥天一

孟孫氏特覺乃所以人哭亦哭也何也真哀
不哀真戚不戚真哭無涕真適無笑真笑無
排去安排而從化乃可入於寥天一方在夢
不知其爲夢及乎覺又安知其爲覺此孟孫
氏所以稱特覺也郭氏曰孟孫氏簡擇生歿

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已簡而
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死生槩意而
付之自化也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
而死焉知已死之後今在夢中自以爲覺則
無以明覺之非夢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吾
皆吾之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玄同內外與化
日新吾又豈知吾之所在耶夢爲鳥夢爲魚
言無往而不自得也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

則灰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則
忘適矣故不及笑呂氏曰有人之形故有駭
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灰生猶夜旦故有旦
宅無人之情故無情灰此孟孫氏所以特覺
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涕不哀是自其
所以乃而不足怪也爲鳥爲魚不知其夢以
明孟孫氏則忘吾而特覺者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爲軹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
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
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
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警者無以與乎青黃
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
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
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

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
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
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
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大道遙蕩恣睢轉徙無窮而以仁義是非割
裂封域之是自黥劓也故曰而奚來爲言其
不足以遊此途也故意而予雖願遊而許由
猶以爲盲瞽之人縱欲遊而不見夫大知亡

知雖黃帝不免於鑪錘安知一見大宗師而
不息我黥也耶故許由許之而爲言其大略
曰吾師乎吾師乎不義不仁不老不巧知此
則所遊矣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
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

坐忘顏回曰隳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仁義禮樂皆外也離形則無身去知則無心身心俱無一物不受無所不忘則無所不通無所不通則無所不同矣真人兩忘之域蓋如此而回庶幾乎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

糗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
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視
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
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
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第七

帝王之道亦大矣此篇首之以四不知而終

之以七不鑿則亦渾沌焉耳矣夫惟渾沌是以不知惟不知是以不可窺此壺子所以無相也然則藏仁要人者不可也經式義度者不可也請問治天下不知治天下者也自比於明王不可以語明王者也其必泰氏之臥徐徐而覺于于自同於馬牛乎狂接輿之自比於鳥鼠乎無名人之不治老聃氏之無有乎則於治思過半矣苟曰治之卽是害之不

可不慎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有虞氏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然以得人爲

是必以不得人爲非是未始出於非人也秦
氏臥徐徐而覺于于以已爲馬牛莫之惡也
而奚是人非人之有故其知情信而不疑其
德甚真而不僞惡知不得人之爲非而入於
非人乎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

仲

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
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

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
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
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
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夫鳥鼠至無知也猶能高飛深穴以避患害
况於人乎正而後行無不以吾之所行者爲
正也確乎能其事無不斷斷乎事吾之所能
也而已矣者言人各自治不遺餘力也夫人

人能內自治矣尚何待聖人之治豈非欲以治外乎若又出經以式之出義以度之是舍其所能強其所不能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難之難者也豈非欺已欺人之甚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

處墟壤之野汝又何歸請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漆合氣於漠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無名人之不治天下乃所以治天下也故曰
而天下治矣呂氏曰至人忻則與造物者爲
人厭則棄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彼其存亡
在已出入無迹故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疆梁物徹疏

明學道不勸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
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
文來田猿狙之便執去声繫狸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
明王乎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
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
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
無有者也

嚮疾敏速也疆梁果敢也物徹有知也不勸

日益也胥胥徒易卒更技工技係纍係也人
知胥易技係爲勞形怵心不知嚮疾疆梁䟽
明不勸者盡皆胥易技係之徒也若是而可
比明王則虎豹之文猿狙之便執爨之狗皆
明王矣此其以能自傷者也賤而甚之之詞
夫明王功蓋天下而已無有化貸萬物而民
弗恃孰能測之哉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

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諸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歿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

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
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
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齋
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
氣機也鮑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
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
子追之不及及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
弗及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
之虛而委蛇爲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芻靡頽因以爲
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

年不出爲其妻饗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
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
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
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
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叔北海之帝爲忽
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
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
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郭氏曰棄而走不憚自聞死日也無雄奚卯
言列子之未懷道也未懷道則有心而亢其
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萌然不動亦
不自正與濕灰同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
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
其止也淵默今季咸見其尸居坐忘卽謂將

死觀其神動天隨卽謂有生德機不發曰杜
權亦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
故謂之將死也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無心
委順外物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
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葦靡波流者變化
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呂氏曰地文
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冲則莫之勝而
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故謂衡氣機

也李士表曰三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壺子謂見吾三機則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之者誰邪見之者誰耶一將出其宗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則人得而相之矣義海曰季咸旣滅旣失壺子亦無有然則列子將奚爲哉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隕然而道盡之謂也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is mostly blank, suggesting the text is either extremely faint or has been completely removed. Only a few scattered dark specks are visible.]